

■ “为救病妻 男子骗医院17万透析费”追踪

街道为“尿毒症妻子”申请特困救助

妻子户籍地河北易县称符合新农合参保条件,今年缴费结束,明年可参保

新京报讯 (记者陈博) 为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,41岁的北京男人廖丹伪造医院收费单据,4年骗取北京医院透析费17.2万余元。廖丹受审称“所做一切只为让妻子能先不死”。(本报昨日报道)

廖丹妻子杜金领是河北省易县农村户口。昨日,河北易县相关部门表示,杜金领可申请明年的新农村合作医疗,年缴50元,最高可报销7万元。

廖丹家所在的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办也表示,今年年初已将廖丹的情况上报,希望给他家争取更多特困医疗。

北京街道办尽力争取救助

廖丹说,妻子每月医药费超过5000元,这让吃低保的家庭无力承担。他曾去街道办希望给妻子办医保报销,对方答复“你爱人不是北京户口,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”。

北京市户籍管理规定,夫妻结婚满10年,外地户口一方年满45周岁,才能投靠在京落户。

昨日,朝阳区六里屯街道办民政科相关负责人称,廖丹的家庭情况确实很困难,街道办以家庭为单位为他家申请了低保。杜金领不

是北京户口,无法享受北京市民医保。但北京有“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”制度,杜金领身患尿毒症,又是低保户家庭成员,按规定可以享受,每年救助3万元。这项政策最高救助额度去年12月刚提升到8万元,街道办已在第一时间把廖丹的情况报给上级部门,“我们会在政策许可范围内,尽量为他争取救助。”

河北可参保新农合获补偿

杜金领的户籍目前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解村。

昨日,易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人员表示,即使嫁到外地,只要杜金领的户籍还在易县,按照规定可参加“新农合”,获得大病报销(尿毒症属于特殊病种大额门诊补偿范围)。参合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缴费50元,在所在乡镇或村委会缴纳。2012年度缴费工作已结束,杜金领可参保2013年的新农合,每年累计补偿封顶线为7万元。

该工作人员介绍,杜金领如果在北京居住和治疗,需要在新农合管理中心办理异地医疗登记备案。如果是在易县或保定当地定点医院透析,补偿比例高,在北京(属省外三级医疗机构)治疗补偿比例低很多。



昨日,廖丹正在为妻子量血压,床边放着两人的结婚照。

本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

■ 探访

陷入“底层怪圈”的一家

“在农村来说,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。”廖丹的妻子杜金领说,父母去世后,常来往的亲戚只有弟弟和二姐。自从嫁到北京后,户口挂在老家弟弟的家里。

“跑一趟河北,路费得拉两天活”

2006年,弟弟曾打电话说村里申报新农合,让她邮寄照片申报,“我邮寄了照片,直到申报截止日期也没收到,后来觉得太麻烦,就没再申请过。”

在杜金领看来,丈夫只

有初中文化,平时也不看电视,不清楚新农合政策,“都断了好几年了,也不知道人家给不给补办了。”

廖丹称,媳妇嫁到北京后,他一直希望能在北京为她申请医保。“每次去,街道办负责人都和我掏心窝子:政策之内的,肯定帮,超出能力的,你也别为难我们。”

他也想过为妻子申请新农合,但跑趟河北对他来说并不容易。

平时他一个人照顾妻子和儿子,妻子每周二和周五透析。他一般选择周三一大早4点出门坐公交车去

长途站,中午到易县。即使办得不顺利,周四晚也必须回到北京,“来回光车票120元,我开摩的拉两天活才能挣这么多。”

在廖丹看来,即使申报新农合成功,也面临两大难题:如果去河北当地透析,12岁的儿子在京上学,他分不开身两头照顾。

“他家就像失去弹性的弹簧”

怡景城业主李莉(化名)资助廖丹家已有六七年。

在廖丹眼里,“向人家张口,人家从没驳过我”。

“这家人已被医疗费压得不敢有奢望了,陷入了底层怪圈。”李莉认为,即使河北的新农合能报销,但对廖丹来说那也是“画饼”。廖丹每天都在算小账,想不到那么长远。一天拉黑摩的挣五六十元,怎么能凑一家人温饱,然后借钱帮妻子交医疗费,“如果去了河北两天,没争取到新农合,120元的车票钱就白花了,他舍不得。”

李莉说,不能用正常人的眼光来看廖丹一家,他家就像失去弹性的弹簧,“熬了4年,已不敢奢求求助,只求每日温饱了”。



廖丹在谈到妻子的病情和孩子念书时流下眼泪。

■ “患病男童被弃天使之家”追踪

患病男童送至儿童福利院

确诊智力存在问题,民政部门考虑是否纳入“孤残儿童手术康复明天计划”

新京报讯 (记者许路阳 实习生李晓波) 在昌平东三旗村“天使之家”寄居3天后,被遗弃的2岁男童仍没有等来亲属,10日被送至昌平儿童福利院。

昨日,昌平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人员表示,将根据男童身体情况及指定医院治疗安排综合考虑,是否纳入“孤残儿童手术康复明天计划”。

7日晚,这名男童被遣

弃“天使之家”寄养点门口,初步了解,该男童患有巨结肠病,智力方面也有问题。(本报7月9日曾报道)

“天使之家”负责人邓志新说,该男童在寄养点寄居的3天内,还是比较陌生,不跟其他孩子玩,“能看出没有安全感,有人抱着他的话,就不能松手,否则就哭。”

10日下午,民警将患病男童送至昌平儿童福利院。

昌平区儿童福利院挂靠在流村镇政府敬老院,敬老院工作人员称,计划护理一段时间后,将护理情况逐级上报至区市两级民政局,再由民政部门根据条件决定是否安排男童参与“孤残儿童手术康复明天计划”。

昨日,昌平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人员称,昌平区妇幼保健院诊断证明显示,男童智力确实存在问题。

寻人 男童的亲人在哪里?

“天使之家”相关人员希望通过本报报道,找到孩子的家长。

邓志新回忆,截至10日,收到的线索仍比较有限。曾有一条短信称“男孩是自己老叔家的”,该手机号也给“天使之家”办公座机拨打了数个电话,“但没

人说话”。每次回拨,对方也是无人接听。

“可以看出家里还是很犹豫的。”邓志新说,如果养育孩子时遇到困难,可以向社会求助,“天使之家”也会尽量帮忙,但万不可将孩子遗弃,对孩子一生造成难以抹平的伤痕。“孩子父母应该也是观察

我们很久,认为放在我们这里安心,但我们按规定不能收留,送到别处后,你又如何找孩子呢?”邓志新说。

前日,昌平警方表示,平西府派出所接警后赶到现场,了解情况的同时,也在设法查找男童的父母,但未能找到。